

阿甘在跑



吴非杂文自选集

吴非 著

金城出版社
GOOD WILL PRESS

阿甘在跑

吴非杂文自选集

吴非／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甘在跑: 吴非杂文自选集 / 吴非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55-0986-0

I. ①阿… II. ①吴…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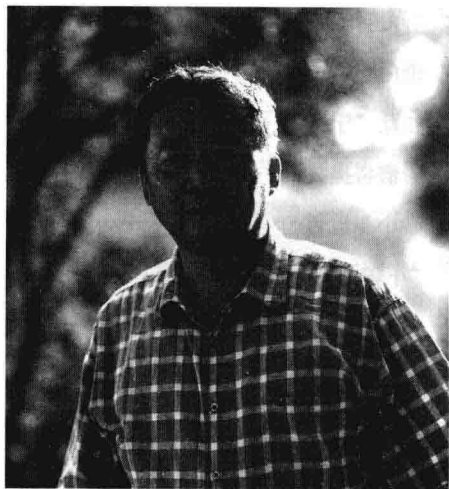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136号

阿甘在跑

作 者 吴 非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文字编辑 彭洪清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86-0
定 价 4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 政 编 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吴非，本名王栋生，1950年生于南京。1968年去农村插队劳动，1977年入南京师大中文系就读，1982年起，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直到退休。著有《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污浊也爱唱纯洁》等。

吴非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

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

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入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艰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

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自序

吴非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杂文，我说不清；说不清，是因为我根本没思考过“我为什么要写杂文”；后来我不得不来想这个问题，还是弄不清。偶尔有人看了我的文字，说我“胆子大”，我便觉得他是要害我——在我们中国，说一个写作者“胆子大”，或是因了有护卫正统的自觉，或是出于恐惧，希望天下人一律沉默，以保持一致；而谁不小心咳嗽一声或发喷嚏一次，便是不敬与妄为。故而称一人“胆子大”，未必是赞美与敬重，极可能不怀好意。我生性厌烦多事，只是想做个能正常说话的人，我努力了，但水平低，做得不够。幼时受了点基本教育，便认了真，希望能永远像那个孩子一样直说“国王没穿衣服”。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说“噢，有意思”，或是很诚恳地想象“衣服透明是不是为了不‘等同于一般群众’呀”，如此一来，我竟被人当作“写杂文的”了。

写着写着，就退步了，不断地退步，这是不是违反学习规律的反

常现象，又说不清。我先前以为，文章没力道，是书读少了；后来读了些书，才明白可能是我苦头吃少了；现在，多多少少也算储蓄了一些苦头了，不知为什么，还是在退步，而且越写越不会写了。我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退步，似乎说不清，于是我也想用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来搪塞，但好像我不能有说那种话的资格。总之，我的追求被简化，表达却变得复杂。为了能正常言说，同时为了让编者能正常上下班，不得不多动脑筋，带着善意，自觉地对自己的文章搞大清洗，顺带把一些部位磨得精密一些。中年以后，很希望自己头脑能简单一些，我认为把过多精力用在自我约束上是不明智的，结果是我的梦也做得单调无味了。

“文革”过后，我当教师，回顾童年以来所受的主流教育，“听话”、“服从”、“坚信不疑”以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经历的全部苦痛屈辱，简而言之，在于有那种不把人当人的时代。我

大概从立在讲台前起，才真正觉悟：教育必须有人道精神，不能把我们那几代人经受的瞒和骗的教育当成精神或是“薪火”传下去，让孩子们再像我们一样花半辈子时间寻找真相和真理。

所以，虽然水平不高，我一直在写。

2013 年 10 月

写在前面的话 / 朱铁志

自序 / 吴非

听鲁智深喊“散伙”	001
论白吃饭	003
如此“宁可……，不能……”	005
唐僧将提拔谁	007
渺小与短暂	011
“下骗上”与“上骗下”	014
狂与狷	017
“老二主义”成了常春藤	022
守时	026
材与不材之间	028
“选妃”丑史忆旧	033
“八年才赶走这个贼”	036
谁是马克思	040
寻找凝重	043
究竟谁怕谁	046
铜牌成壁	049
闻贪官读老庄	052
“相当着急”的回忆	055
读《越州赵公救灾记》	058
发誓不是打喷嚏	061

要臭一块儿臭·····	064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	066
一句话的小波澜·····	069
垃圾般的小册子·····	073
“打仗兵”还是“游行兵”？·····	076
抚哭叛徒的吊客·····	079
共和国不能忘记·····	084
你是多大的脚掌？·····	086
一千年前·····	089
阿Q的那一“噤”·····	094
“他又睡着了……”·····	097
一上台就“放气”·····	100
革命不能不吃饭·····	102
不意弄假成真·····	105
风雅·····	107
黄花岗上·····	110
话说“路路通”·····	114
书啊，书·····	116
母校，你在我心中已经死了·····	119
一辈子受教育·····	122

可怜的寅次郎·····	124
“空口道”·····	127
你的这一辈子·····	131
“模范”如是说·····	133
论适当培养自卑感·····	137
为一杯牛奶而哭泣·····	140
绝技在身以防患·····	143
你“说够”了吗?·····	146
捍卫时间·····	149
“劣质的生锈的螺丝钉”·····	152
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155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157
你到底多少岁?·····	162
阿甘在跑·····	164
财主的宝马·····	167
吃你的馒头去吧!·····	170
鲁智深三拳之杂论·····	173
旧报纸，老话题，新思考·····	177
看挖墙脚·····	181
走来走去，边走边说·····	184

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么？	187
市府大楼的多功能	191
孤独的背影越走越远	194
未来的热门专业	198
“摆平”、“搞定”及其他	201
话说“乌烟瘴气”	205
鸟瞰提篮桥	208
新闻是等出来的	211
休提“卖红薯”	214
千万别把你那颗心掏出来	218
谈谈“海内形象”	221
提高警惕，保卫自己	225
捏出一块大糍粑	228
隔板是个好东西	231
45年前的一顿饭钱	235
教育要和专制争夺下一代	238
“你被救出来高兴不高兴？”	244
我找不到这样的照片	248
论武松之相信官府告示	251
听医生说医德	256